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

臧克家 专集

前　　言

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是参加协作编写的二十所高等院校中文系教学、科研内刊参考用书。

二、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协作编写的单位有：山东大学、山东师院、广西师院、上海师大、上海戏剧学院、辽宁大学、四川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大、华中师院、江苏师院、扬州师院、沈阳师院、河北师大、杭州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师院、浙江师院、徐州师院、福建师大等二十所院校中文系。

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拟分批编选作家作品研究专集。一九七九年计划编印的有：

《中国当代作家小传》（包括郭沫若等近百位作家）

马烽、巴金、王汶石、王愿坚、艾芜、田间、老舍、冰心、刘白羽、孙犁、沙汀、李季、李准、杜鹏程、陈残云、张天翼、周立波、周而复、杨沫、杨朔、玛拉沁夫、欧阳山、贺敬之、胡可、草明、柳青、闻捷、赵树理、姚乃娘、徐迟、秦牧、峻青、茹志鹃、夏衍、郭沫若、郭小川、郭风、何为、梁斌、曹禺、臧克家、魏巍等作家研究专集。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天安门诗抄》、《于无声处》、《丹心谱》、《甲午风云》、《江姐》、《刘三姐》、《红岩》、《红日》、《林则徐》、《林海》

尾》、《杨开慧》、《阿诗玛》、新民歌、《霓虹灯下的哨兵》、《豹子湾战斗》等作品研究专集。

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各专集，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 (一) 作家传略
- (二) 作家的生活与创作
- (三) 评介文章选释
- (四) 作家著作目录、作家作品评论文章目录索引

五、茅盾同志为本书封面题辞，有关作家为本书提供了宝贵资料，许多同志给予热情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六、本专集由沈阳师院中文系高志茹、康平同志编选。

七、由于水平所限，时间仓促，错误缺点难免，请予批评指正。

一九七九年七月



从一九三三年第一本诗集《烙印》
 出版到现在，四十六年已经过去了。如果
 从迷恋就深。自己也学着画算起，
 那怕推上三十个年头。这中间，就经历了
 从旧军阀野蛮黑暗的高压与残酷
 压抑残酷的内战；轰烈烈的武汉大革
 命及其失败，蒋介石专制的反动统治
 和光耀史册、惊天动地的抗日战争。以
 至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艰苦
 战斗，流血牺牲，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
 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
 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几十年的
 岁月，真是雷厉风行，石破天惊，惊天动地。
 不足比喻共产党的光辉，大浪翻腾。

臧克家手迹

目 录

前 言	I — I
一、臧克家传略	1 — 15
臧克家小传	北京语言学院 (1)
生活与诗	臧克家 (4)
二、臧克家的生活与创作	16 — 147
我的诗生活	臧克家 (16)
学诗纪程	臧克家 (71)
《罪恶的黑手》序	臧克家 (84)
《自己的写照》自序	臧克家 (86)
《运河》自序	臧克家 (91)
《从军行》自序	臧克家 (93)
《十年诗选》序	臧克家 (95)
《古树的花朵》序	臧克家 (107)
关于《泥土之歌》的自白	臧克家 (112)
刺向黑暗的“黑心” (《宝贝儿》代序)	臧克家 (118)
《生命的零度》序	臧克家 (121)
《臧克家诗选》序	臧克家 (122)
五四以来新诗发厄的一个轮廓 (摘录)	臧克家 (125)

学诗过程中的点滴经验	臧克家(126)
关于外诗《有的人》	臧克家(135)
《杂花集》后记	臧克家(138)
《李大钊》后记	臧克家(140)
《春风集》后记	臧克家(142)
《欢呼集》后记	臧克家(143)
一首外诗的构思过程	臧克家(144)
《学诗断想》后记	臧克家(147)
《烙印》新序	臧克家(147)

三、臧克家创作评论文章选辑 150—320

《烙印》序	闻一多(150)
一个青年诗人的“烙印”	茅 盾(153)
臧克家的《烙印》	老 舍(161)
文坛上的新人——臧克家	侍 柏(163)
《罪恶的黑手》	吴 玺(170)
《罪恶的黑手》	张文麟(181)
《运河》序	王统照(185)
《十年诗选》(书评)	劳 辛(190)
评臧克家的《泥土的歌》	默 涵(203)
臧克家的《宝贝儿》	李白凤(215)
《马凡陀的山歌》和臧克家的《宝贝儿》	劳 辛(226)
三十年	
——臧克家的诗歌	徐 迟(233)
试论臧克家和他的诗作	王 彤(237)
臧克家的诗选集	曹子西(253)

暴风雨的前奏	
新诗发厄概况之四	谢冕等(259)
重读臧克家补诗《有的人》	张光昌(263)
读臧克家《毛主席向着黄河笑》	刘献彪(269)
初读长诗《李大钊》	徐达(273)
李大钊同志的光辉形象	
——读长诗《李大钊》	宛寺(279)
《欢呼集》序	张光年(282)
生活的颂歌	
——读臧克家的诗集《凯旋》	张又君(290)
读《凯旋》随志	卜林扉(295)
试谈臧克家的诗集《春风集》	雷霆(298)
从“诗的欣赏与评价”说开去	
——致臧克家同志	何家槐(304)
《学诗断想》	宋垒(312)
臧克家的《老马》和《春鸟》	沈仁康(314)
论作为新诗史上的《烙印》	张惠仁(320)
四、目录索引	333—366
臧克家作品目录索引	(333)
臧克家作品评论文章目录索引	(360)

一、臧克家传略

臧克家小传

臧克家，现代著名诗人。1905年10月生。山东省诸城县臧家庄人。从小喜爱古典诗词和民歌；读小学的时候，接触了“五四”运动的新思潮，幼小的心里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十八岁以前，他一直生活在胶东半岛的农村。眼看贫苦的农民手足胼胝，劳动终年，过着吃糠咽菜的悲惨生活，他极为悲愤，深恶不平！这段农村生活，使他感受深刻，热爱、同情农民，成为以后诗歌创作的深厚基础。1923年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时校内的革命思想及新文艺活动非常活跃，他开始喜爱新诗，并进行创作的尝试。1926年秋，到武汉入中央军事学校，曾随革命军讨伐反动军阀。大革命失败后，逃亡到东北。1929年入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1930年至1934年，在国立青岛大学读书期间，在新诗创作上得到闻一多的鼓励与帮助，受到《死水》的启发，影响颇大。在艺术表现方面，他向古典诗歌和民歌学习，力求朴素、真实、含蓄、炼达。1932年开始发表新诗。1933年第一本诗集《烙印》出版，那正是新月派、现代派诗风披靡之际，他的诗以现实生活的内容，朴素清新的风格出现，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受到了欢迎，起了良好的影响。抗战以前又接连出版了《罪恶的黑手》（1934年，生活书店）、《自己

的写照》（1936年，生活书店）、《运河》（1936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反映农民疾苦，揭露、控诉、批判封建社会和蒋介石反动统治的诗集。这些含着泪水、蘸着浓情写出来的有血有肉的诗篇中，闪耀着希望的光辉，鸣吸着反抗的春雷；但诗人还没能够指出斗争的迈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抗战前方度过了五年的艰苦生活，写出了许多歌颂抗战的诗篇，出版了《从军行》（1938年，生活书店）、《泥淖集》（1939年，生活书店）、《淮上吟》（1940年，上海杂志社）、《呜咽的云烟》（1940年，创作出版社）、《泥土的歌》（1943年，今日文艺社），和长诗《古树的花朵》（1942年，东方出版社）等诗集。他这时期的诗都有着强烈的爱国激情，热情奔放，形式也宽畅了些。1942年秋，他到了重庆，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1944年出版《十年诗选》（现代出版社）。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上海主编《文讯月报》，出版了反映人民疾苦，揭露、批判蒋家王朝反动统治的政治讽刺诗集《宝贝儿》（1946年，万叶书店）、《生命的零度》（1947年，上海新群出版社）和《冬天》（1947年，上海耕耘出版社）。这些尖锐泼辣的诗篇，及时地起了战斗的作用。1947年出版了小说集《挂红》（读书出版社）。1948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逃亡到香港。1949年3月，诗人兴奋地来到了刚刚解放了的北京，先后任华北大学研究员、人民出版社编审、全国文联委员、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等职，曾被选为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现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诗刊》顾问兼编委。1956年编选了《中国新诗选》。1957年1

月，毛主席召见了他，对诗歌问题作了重要指示。解放后，诗人写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诗篇，歌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瑰丽成绩。先后出版了诗集《一颗新星》（1958年，作家出版社）、《春风集》（1959年，作家出版社）、《凯旋》（1962年，作家出版社）、《欢呼集》（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长诗《李大钊》（1959年，作家出版社）。另外还出版了文艺论文、随笔集《在文艺学习的道路上》（1955年，新文艺出版社）、《杂花集》（1958年，北京出版社）、探讨诗艺的《学诗断想》（1962年，北京出版社），并和周振甫合写了《毛主席诗词讲解》（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出版了反映干校战斗生活的旧体诗集《忆向阳》和增订本《臧克家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回忆录《怀人集》（一九八〇年，上海文艺出版社）闻一多在《烙印》的序文里曾说：“克家的诗，没有一首不具有一种极顶真的生活意义”，这句话可以说明他大部分诗歌的价值。诗人辛勤、严肃地创作了四十多年，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优异的贡献。

（北京语言学院《中国文学家辞典》）

生 活 与 诗

臧 克 家

一九〇五年十月八号我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臧家庄一个封适文化地主家庭里。祖父、父亲都爱好古典诗歌，他们与邻村诗友结诗社，留诗作。我七、八岁时，即能背诵“木兰诗”、“自君之出矣”、“床前明月光”、“壮士别燕丹”，这样一些有名的古诗。十岁到十二岁，入塾，读“四书”、二、三年内，熟读历代著名古文六十多篇。

一九一五年入本村臧氏立养正国民初级小学校二年级旋改为有志国民初级小学校。

一九一九年考入城内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与陶钝、孟超同学。这年，“五四运动”发生，北京学生会曾派本县的一位大学生丘纪明回县鼓动宣传“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同学们群情激愤，有咬破手指写血书的，展开了反日运动：抵制日货、打击奸商，朝气蓬勃，轰轰烈烈。我心中萌生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

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因病休学一年。一九二三年暑假高小毕业，到济南升学。先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暑期补习班补习升学功课，约四十天，与李长之同学。和本村年纪差不多的一位族叔臧繁采（塾、初小、高小一直在一起）一同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王祝晨先生，思想进步、办学开明、学蔡元培办北京大学的精神，兼容并包、新

旧兼蓄。这时山东督军是臭名远扬的“狗肉将军”张宗昌。他起用状元王寿朋当教育所长，命令学校读“经”，一些翰林、举人，强冠相庆，到学校里执教。张宗昌一方百用武力镇压革命活动，一方百想用旧的传统封道文化抵御新文化浪潮，王祝晨校长，诗来了许多“新派”教师，多半出身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给学校带来了时代精神和新文化空气。我们的学校虽是一个中等学校，但附设了国文专修科，音乐、体育专修科，杨晦先生就是一九二三年被聘到我校作国文专修科教师的。当时，还要诗王统照、王森然这样一些新文学家，但有的未能实现。当时有一位历史教师名叫马克先，从一个人的名字上，可以看出当时的人心所向。学校里还不时诗一些当时有名的革命人物和学术权威到校讲演。在校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记得听过泰戈尔、王乐平、周作人、沈尹默，朱许之、王星拱、张凤举等人的学术报告。头一年杜威博士也曾到我校讲学。不同学派争鸣于一时。共产党、国民党组织都在活动。我同班就有几个共产党员，他们下工厂，在校门内办工人夜校，有一位叫刘照巽的同班同志，后来牺牲了。这时国共合作，都在地下。“五四运动”之后，学校里思想活跃，文艺空气浓厚。同学们办了“书报介绍社”，同班同学邓广铭就是负责人。从上海、北平订购大批革命的、进步的书籍、刊物，向同学们出售。爱好文艺的同学，每人都订阅了七、八种新文艺刊物，我从这时候开始爱好文艺，特别是新诗。读了胡适、郭沫若、冯至、冰心、汪静之、穆木天、冯乃超的诗和诗集，特别崇拜郭沫若。同时，自己也开始学新诗。李广田同志，也是同班同学，因为学校里革命活动的惨况被反动当局知，指名要逮捕人，并声言要到学校

来搜查，一时形势紧张，同学们纷纷焚书芒书。

一九二六年九月间，也就是升入“后期师范”的第一学期，因为受不住张宗昌的反动统治的高压，我同两位同学秘密去了武汉，第二年初，考入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男同学一千人，女同学二百人，来自全国各地，大半思想进步，共产党员很多。恽代英同志讲政治课，李达、施存统等都是教官。在学校受到严格的政治、军事训练。第三国际曾有代表团到学校来讲演，香港大罢工的总领导人苏兆征，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同志等都对同学们讲过话。武汉国共合作，革命空气很浓烈，收回了英租界，出师河南，继续“北伐”。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左右分化，夏斗寅乘机叛变，我们学校与“学兵团”合编成中央独立师，开往离武汉只一站路的纸坊去讨伐夏斗寅。乘胜西去打杨森，直逼通海口。叶挺同志这时是七十二团团长，在前线指挥，沿途受到农民和青年的热烈欢迎，传况动人。大军到处，捉土豪劣绅，民愤大的，经过“农协”指控，搜捕之后立即执行枪决，人心大快！七月间胜利归来，武汉发生政变，到处是“打倒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赤子赤孙”的标语。汪精卫以保护脱险为名，用许多条大木船把我们运到九江，船还没靠岸，张发奎一声令下：“缴械”，把我们集中到一个教堂里，他亲自对我们讲一些骗人的鬼话，我们才知迈南昌发生了革命暴动，我们到九江时，“八一起义”才不几天。这时，形势危急，街上不时驶过载着工人同志去就义的汽车，口号声悲壮感人。张发奎杀气腾腾的大布告贴在大街上，和武汉革命时期的传况相比，如同地狱和天堂。许多同志冒着危险从

集中营地汙逃，我与上海大学出身的一位同学，一同汙行出了上海，转青岛，回到我的老家。

一九二八年四、五月间，本县国民党县党卫派人来逮捕我，我逃往东北，一九二九年才经过上海，回到了山东。这年暑假考入了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因广中途休学，次年考入该校。闻一多先生是中文系主任。我以入学考试的三句杂志，深得闻先生赞美，得到了最高的分数，跟闻先生学历代诗，学唐诗，学英诗，也学新诗。读了他的《死水》，我十分钦佩他的艺术表现的谨严精炼，自己放弃了过去对新诗的看法，把对过去所崇拜，所喜爱的诗人的诗转入对闻先生和徐志摩等人作品的热爱上。（这个大学，二年后改为国立山东大学）。这时期，我思想上极端苦闷，心悸十分恶劣，健康状况特别坏，神经官能症严重。因为，武汉大革命失败后，自己脱离了革命，脱离了群众，对蒋介石反动统治完全否定，以“时日曷丧”的心悸诅咒它，感觉它的统治重如泰山，觉得个人的反抗无力。远在井岗山上的“星星之火”，在心里闪烁，但感觉十分渺茫，决想不到它可以燎原。加以

“九一八”事变之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也极为悲愤，在深沉的郁闷痛苦之中，我把写诗作为唯一的慰藉和寄托。我经常失眠，在高楼上不能安枕，借一间“无窗室”和一个从乡下来的小工友同榻，日夜苦吟。闻一多先生在给我的《烙印》写的序言上，让我走孟郊的路，也许就因为不断“苦吟”，二者有共同之处。但是，我的“苦吟”决非为了个人得失而愁苦悲叹，正相反，是因为面对目前的黑暗，缅怀革命的过去希望未来的光明，同情人民的疾苦，而又找不到出路，悲愤满怀，不抒不快。心里有这些要倾泄的东西，

又希望能表达得谨严转炼，好似闻一多先生的《死水》一样，所以我呕心沥血，苦痛沉吟，从一九三二年，开始在大刊物上发表作品，第二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烙印》，这本诗，使我成为“一九三三年文坛上的新人”之一。

我于一九三四年毕业于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在这四年中，先后受到闻一多、沈国恩、杨振声、沈从文、张旭、肖涤非、陈梦家诸位先生和朋友的教导与帮助，特别是一多先生对我的教诲与指导，使我终生不忘！

从一九三四年秋到一九三七年十月我在山东省立第七中学（后改为临清中学）作了三年语文教师。校长张乾一先生，第一师范时期曾作过我们的语文教师。临清，紧傍运河，水汉码头，是一个可爱的地方。我教的学生都是可爱的青年（学校是初级中学）。这时，内忧外患，如绞杀国家和人民命运的两股绳子，时局的沉闷，如暴雨之前的天空。我这时写的那首《依旧是春天》，就是表现这种惨况与心绪的。而临清这个小地方，却是平静的，学校的四壁隔绝了一切喧嚣，我在这里边写诗，也教学生写诗，连门房的青年工友，也订阅了《文学》杂志，会写出：“生命的钝刀锯断了我的青春”，这样美好的诗句。我教的每一个班，都建立了“班级小小图书馆”，每人出一元钱，购买全国进步的书刊，轮流借阅。许多学生能写诗，其中有个陈宪泗，写得很出色，可惜不幸早亡，他的诗曾在《文学》上发表过。环城外表安静，但学校不是“桃源”。有一年特务打了报告，说学校里有共产党组织，反动当局派来军警，逮捕了两个学生，三坐会审，烧日记，撕作文本，把革命的文艺作品焚起来，我带上两百元钱，在运河岸上等候消息，一旦牵连，便上船转去。

上海。我在临洮这四年中，出版了《罪恶的黑手》（1934年）、长诗《自己的写照》（1936年）、《运河》（1936年）。肖军同志在青岛见时，曾把鲁迅先生的地址告诉了我，让我给他写信，但我没有写，我们的信件是受到检查的。记得给鲁迅先生寄去过《罪恶的黑手》和《烙印》两个集子。每当暑期，我大半去青岛，因为人地两熟，我对它有感情，它对我有强烈的吸引力。一九三五年暑假，我去青岛，得与老舍、洪琛、王统照、赵少侯、吴伯箫、孟超、王亚平、于黑丁、袁勃、杜宇、刘西彦……许多文艺界前辈和朋友欢聚，临时编辑出版了几期小小的刊物——《避暑录话》，暑期过后，人散了，刊物也停了。夏生而秋零。

一九三七年七月，石友三的败兵退到了临洮，学校宣布“放长假”，从此我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在临洮中学这四年外弛而内张，怀着悲痛的心情，过着平静实际上是不平静的岁月。人，好似坐在暂时尚未爆发的火山上一样。回忆起来，这几年的生活还是幸福的。有那么多可爱的青年，至今，一闭眼睛就宛如站在眼前，每一念及有一种亲切动心的感情。其中有不少的人，现在已双肩担当大任了。在我的回忆的天空中，“临洮”是一道彩虹。

从临洮回到故乡不久，吴伯肖同志作校长的莱阳乡村师范师生流亡迁校，路经我县，我作了教师，随学校到了临沂。没多天，就去了徐州，当时抗日的“第五战区”的中心。不久，到台儿庄战地采访，写了《津浦北线血战记》（1938年）。

一九三八年我和于黑丁同志组织带领了文化工作团在战地作救亡工作，团里有柯岗、曾克、田涛、邹荻帆、田一